

世纪美术文库



THE LIBRARY OF CENTURIES ARTS

观念·灵感·生活

亨利·摩尔自传

人民美术出版社

观念 灵感 生活

——亨利·摩尔自传

[英]亨利·摩尔和约翰·赫奇科著

曹星原 译



人民美術出版社

HENRY MOORE, JOHN HEDGE COE
HENRY MOORE
MY IDEAS, INSPIRATION AND LIFE
AS AN ARTIST
CHRONICLE BOOKS

观念·灵感·生活
——亨利·摩尔自传

〔英〕亨利·摩尔和约翰·赫奇科著
曹星原译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责任编辑：毛君炎

封面设计：欧京海

装帧设计：毛君炎

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88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7-102-00380-3/J·356 定价：1.90元

DM 85/16

前 言

我第一次见亨利·摩尔是1952年5月，我在六点钟时离开吉尔福德(Guildford)到达他住所附近时还很早。我那时是艺术学校的学生，这是费了很长时间才安排上的与雕塑大师的会见。我接触过许多艺术家和画廊老板，他们和他很熟，并答应在他们下次去拜访他时带我一起去，或者是帮我和他约定一次会面，但这是件麻烦透了的事情，因为他不喜欢别人在他工作时来打扰，可是他却又总是不停地工作，所以差不多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办成。

结果却又非常容易，在学校食堂我认识了一个姑娘，新生，她偶然提到上个周末她去了亨利·摩尔的工作室，而且还见到了那位了不起的人，他是多么绝妙而又英俊的人，又是多么容易和他交谈。她住得离彼肖普的斯托福德(Bishop's Stortford)很近，

所以我没费多少劲就说服了她给亨利·摩尔打电话说有个男同学在这儿过周末，不知他们是否可以去看望他，回答我们说一点半在“郝格兰”，“别迟了”，因为星期六是外出采购的日子，他们总是在一点钟到佛克瑟莱(Foxley)旅店吃午饭。

我新结识的女友很熟悉这一片，所以我们在阳光灿烂的早晨驶过一条条僻静的小路和林荫胡同，晨雾弥漫着丘陵起伏的赫特福德郡的这个地方。

亨利·摩尔1940年在伦敦的工作室被炸之后就搬到这儿，这地方叫做“郝格兰”，以前曾经是个养猪场，所以对亨利喜欢收藏动物骨骼的爱好有所帮助；无论你在哪儿一挖，地下都埋着许多骨骼。

这所十七世纪的乡村住宅那时被一分为二，住着两家农民，毗邻的外屋是乡村里的小店。有一半空出来之后，亨利和伊丽娜就搬了进来。在这里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爱上了这四周的乡野，亨利感到在这里工作很舒心。等到另外一半空出来时，幸运的亨利

只需卖掉那件巨大的橡木雕《斜倚的人》(现藏底特律艺术大学),即花费了九百英镑就买下了那所住宅。

我们到了“郝格兰”之后,有人告诉我说亨利正在尽头的屋子里等着我们。这是一间内房,做小稿的工作室,一个秘密的去处,是他进行雕塑构思而不应打忧的地方,当我们走进去时他站了起来热情地向我们问候,他的深邃的蓝眼睛伴着他的微笑和温和的声音灵活地闪烁着。我在一瞥中感到我们已经被细细地观察和探究过了。他坚稳的握手持续了好几秒钟,并说他很高兴我们准时到达,因为他打算带伊丽娜出去采购东西,而她又不喜欢推迟。

亨利·摩尔,结构很好而又粗壮的身躯。他穿着一件蓝色条纹衬衫和与之相配的蓝领带,花呢裤子外面围了一条蓝白相间的条纹屠夫的围裙。他坐回到他的柳条编的椅子里去。他的工作台上杂乱地放着罐头盒,石块,骨头,石膏小稿子和一大排牙医的工具,几根蜡条和一些美术馆的卡片上写满了各种记录。一个小转台正好在

他的面前，上面放着一个石膏稿子，他一边和我们谈着话，一边旋转并从各种角度审视着那个小雕塑。他询问着美术学校的事情并且告诉我们他做学生时候的事情以及这一段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最根本的是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因为所学到的东西在将来都是很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发现和认识的阶段，是形成观念和洞察力的阶段，是参观各种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时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他父亲希望他当一个学校教师的原因使他学美术开始得较晚，所以他得格外努力，因为他感到必须赶上而且很快就做到了，原因是其他学生并不象他那样专心至致。

在这间微小的、杂乱的屋子里到处是满荡荡快要涨出去了的小雕塑、小稿子、报纸、骨头、一箱箱石料、旧鞋子、一盒盒的工具、明信片，用绳子捆住把手的旧商店的门，唯一干净的地方是十码大的工作空间。一个取暖的小石蜡炉子，此外还有一个小型的单丝电炉对着他的脚。我们三个人在里面就显得拥挤了，很显然他也

很难继续工作。大约一小时之后，他提议等我们再喝一杯咖啡之后就带伊丽娜出去采购。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问我第二天是否愿意来，星期天，那时他会有些空，所以交情就这么开始了，而且保持了三十多年。从那时起，我总是定期在周末漫长的假日里去看望他，一次花几天的时间给他和他的雕塑拍照片。亨利第一次让我拍照是在第一个星期天早晨，我拍了十二张。当我在第二个星期天送去巨型的， 20×16 放大的照片时，亨利把它们贴满了一墙，并且马上表达他对照片的赞许和批评。这种局面差不多持续了两个小时，没有一张照片能从严格的评点中脱逃，以至于我感到沮丧和想到要放弃拍摄雕塑了，如果象这样难以讨好的话。然后亨利仔细地给我解释，大英委员会常常给他举办展览，而且总是要求十二件雕塑，十二张素描和一些照片。他想把我拍的照片用作下一次展览。于是除了两张以外的他全挑去了。他这是以他的方法教给我保持不断提高，至于涉及到雕塑，雕塑家则永远比摄影家看到得多。

显然，通过这些年我不断地逐步理解了他所做的努力之后，我也一直想把这种理解在我的摄影中表现出来。亨利曾经说过：“一件雕塑必须具有其自身的生命，而一个观者则应该有看到这种生命的能力。”在雕塑中有一种被抑制住的能量，强烈、具有生命力并且向四面迸射。一个敏感的人会对此作出反应并且会欣赏那种内在力量，并不仅仅是去接受它的外在现象。当我问到他这种内在能量怎样能被创造出来时，他回答说，除了雕塑自己呈现给雕塑家而且又包容在雕塑中，此外没有一种东西是他刻意去追求的。

他曾说过他怎样改造了他的雕塑，一个洞连接了前后两面，怎样才使得空间具有雕塑意味。有必要一提的是另一件曾经对他有过影响的事情，在孩提时代，他父亲非常喜欢烘苹果排，他必须到潮湿、黑暗的地窖里去拿苹果，可他又非常怕黑，所以他总是侧着身子走下阶梯，使他的一只眼睛看着明亮的入口。后来每当他凿到深处的时候，他说他总感到想找

个出口，又想起了那个地窖。

亨利，直到八十五岁高龄时，每周还是工作七天，只要他醒着就在工作。他从未转试过另外一种领域的艺术，从未向公众的口味妥协，也不以金钱为目的。他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在他拮据的早年或是极其富有的今天都几乎没改变过。他一直尽力把他的雕塑做成纪念碑式的尺寸，青铜的或者是大理石的都一样，根本不管是不是有人会去买。他也可以整天一边谈话，一边工作，谈他自己的工作或过去的大师，但他却绝少议论他的同时代人，也没什么兴趣去看他们的作品。他从来不说故意博得影响或故意给人造成印象的话。他总是在想他还要说的内容。他从不贬低别人的价值，如果他不喜歡谁，他就避免谈他和他的作品。他说，一个好艺术家是一副好脑筋的产物。所以千万不要用垃圾来充塞它。

1966年春天，伊丽娜，亨利的夫人，滑倒时摔断了她的股骨，花了好几个星期才痊愈，几个月之后得以恢复。整个这一段时间里亨利都非常着急，不断地说他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伊丽

娜，那么生活还有什么价值。他在这段时间里不能集中精力于工作，就问我是不能找点什么事和他一起做。因为他的这个建议，使一个一直在我头脑中未定型的想法变成了写一本书的念头。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 and 欣赏亨利和他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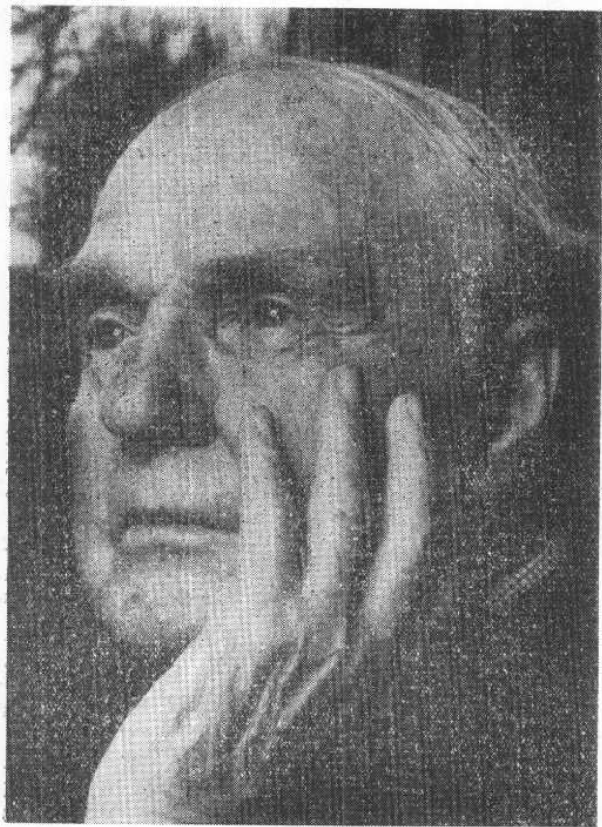
八个月中，每周两天，我们集中精力把这十二年中所拍摄的上百张照片先用语句叙述一遍。这些语句后来经过编排和润色直到亨利认为准确地表达了他头脑中的想法为止。这本书开始的时候非常喧嚣，我和亨利都感到有点泄气。不久在一个星期天我去的时候，亨利说：“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我们不能停止它吗？”

但差不多又过了二十年我才感到要另外写一本书，这次是伊丽娜的建议。亨利现在八十八岁了，因为关节炎而不再能做雕塑了，只不过偶尔艰难地画点素描。当我们谈到他的作品和他充实而又幸福的一生时，许多情节的描述填补了以往对他的报道中的空缺，所以我们决定写一本新的、小一点的书，集中描写他的雕塑的观念

和灵感。在这本书中亨利谈到他在他的一生中所得到的帮助，谈及他读中学时的老师高斯蒂克小姐(Miss Gos-tick)和她是如何第一次向他打开了广阔的视野和对艺术的欣赏；以及杰出的批评家赫伯特·里德(H·Read)在几乎没人相信他的时候在他的评论和文章中对他进行的宣传；但对伊丽娜，他的夫人和永恒的伴侣、导师和批评家，他统括地说：伊丽娜是绝妙的，她始终如一，不为地位和财富所动，不喜欢浮华作风，了解她自己的想法并且执着专注。

虽然他常说没有哪种单一的影响力影响了他的哪件作品，但是在这本书中他还是描述了他的灵感的主要来源和他的观念的形成。

约翰·赫奇科



Henry Moore

我在大约二十二岁当兵离家前一直住在卡索福德。我记忆中最早而又最深的东西是矿渣堆，象金字塔，象山，人工的山(图1)。在那儿，到处都有矿渣堆——大量的废弃物，不可燃的垃圾。我们在这些堆中玩耍，弄得非常肮脏(图2)。

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家一直住在朗德希尔路(Roundhill)。我还记得在那条路上可以看到太阳穿透雾气的刹那，尽头是矿渣堆，这些都是那么熟悉(图3)。我们七个孩子同住那一间小屋子，没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实际上，还是三、四个人睡一张床！

我觉得人们对我的早期生活，矿区的生活背景强调得太多。我的成长过程与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孩子相比也算是十分普通的。作家和批评家似乎喜欢把某人的早期生活视为几乎未产生变化的现在的生活。我父亲是长期罢工期间的矿工。在那期间，他做过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作，从修鞋子到任何工作。他的双手十分灵巧，而且他也是政治活跃分子，常常在我们家的前厅召集各种会议。我猜测，那些会议是为了建立一个工会，那差不多是在一九〇六年左右。

我们生活得很困苦，但是我父亲却对他的孩子们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乐观并充满了希望。他几乎是靠自己从书本上学到了所有的知识。他从自己的父母那儿没得到任何帮助，他自己做过的每件事都通过艰苦的奋斗。可是他对他自己的孩子却抱有无限的希望。他非常崇拜教育，他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考试进入那时被称为高中的地方学校，那里后来变成了普通中学。

我第一次参加考试时失败了。我对父亲说，我的失败是由于你让我学小提琴造成的——我讨厌小提琴发出的声音——因为我要练小提琴，所以不能做家庭作业，因此他同意我停止学习小提琴。第二次我又失败了，但我父亲说他要给我最后一个通过考试的机会，或是让我重操小提琴。在第三次努力中，我终于通过了考试，同时永远放弃了小提琴。

我并不怕我父亲，但我们是在尊敬他的气氛中长大的，这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家庭，他是这样的家庭的首领。他是头儿，他期待着毋庸置疑的、完全的支配权。不用我来说——以前我也不知道——他也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当他八、九岁时就到矿井底下干活了——像那时其他孩子们一样。然而他自己离开了采掘，并决心使他的孩子们也不再受其累。对穷孩子来说的方法是获得当地普通中学的奖学金。通过那儿你可能进入师

范学校。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是这么成为教师的。事实上，我哥哥是个校长，这对于矿工的儿子来说是个可行的方法。我是家里最小的，当然在我进普通中学时，我哥哥雷蒙德已经执教很久了。有一个最深的印象是第一次离开家到他任教的村子小住。

当我以艺术家的身份第一次下井时，我想矿工是多么奇妙多么难以令人相信的人们啊。这是人间最糟糕的一种生活。到了第二天就不感到这么糟了。到第三天我感到可以继续干下去，所以也就干了一个星期。这只不过是你们习惯了这么做。也教你明白了随遇而安，就不会感到生活太坏。

在家里，我们过的是公社制式的生活，从来不过多地孤独活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住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那是非常家庭式的、亲密的、拥挤的居住方式。许多人也都这么样生活着的。

我的妹妹埃尔西是家里最小的。她非常喜欢跑步，而且总是第一个跑到目的地。我总是因此自责——我鼓励她跑得尽可能地快，愈来愈激烈地训练她，最后她死在心脏病上。这件事多年来一直使我内疚。从那以后，全家因而把他们的全部感情倾注在我身上。我成了最小的一个，所以他们都照料我，帮助我。我的大哥，雷蒙德喜欢画画，我小时候常常让他给我画画。

我有一个祖母，每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时我总

是穿过镇子去看望她。我很讨厌去那儿，因为必须爬一大段阶梯，那儿又有令人作呕的气味。可又不得不去，并且还要吻吻她。对我来说她真是让人恶心极了。但那就是我们，是生活的一部分的写照。那就是卡索福德。

我们总是在后街玩耍——玩铁环和弹子等等。有两三种弹子游戏是我真正很喜欢的，有一种叫做“灵机”的游戏(Ringy)，在这个游戏里，你得在马路上厚厚的黑色的煤尘上划一个直径大约十码的圆圈，中间有一个刚够大理石弹子容纳进去的洞，你要在圈子外面让弹子进洞可得花费很多时间练习。所以你的指关节永远是乌黑而又长了疤的。这是一种训练自己支配双手的游戏——如果一个雕塑家不能使用他的手，那他不会是好雕塑家。

我进了普通中学后，才有意思呢。我们在山坡上有一个足球场，如果你在与其他校队对踢的抛掷中获胜，那你就占据了优势。我总是担任右翼，并且踢得相当不错。如果我对各类运动没兴趣的话那肯定在部队里不会成为体格训练指导。我相信这也有助于雕塑。如果你不会使用你的双臂，那你就不会使用锤子、凿子，也不会成为雕塑家。你必须使肌肉强壮。这也是我可以雕凿并且技术相当不错的原因。

在我成长的那个小地方你必须显得粗犷而有